**经文**

申 11:1“你要爱耶和华你的　神，常守他的吩咐、律例、典章、诫命。

申 11:2你们今日当知道，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［说话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　神的管教、威严、大能的手，和伸出来的膀臂，

申 11:3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；

申 11:4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待埃及的军兵、车马。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，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。

申 11:5并他在旷野怎样待你们，以至你们来到这地方；

申 11:6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待流便子孙以利押的儿子大坍、亚比兰，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，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帐棚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；

申 11:7惟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作的一切大事。

**引言**

第十一章是申命记“总论”部分的最后一章，以下将进入详细的“申命法典”诠释部分。

总论的结构是：1-4章简要回顾历史，5章重申十诫的重要，6-7章陈述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则，8-10章反思历史教训和神的要求，11章是总论的结论。

本章的核心可以归结为：以色列啊，你们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、关键的抉择时刻。顺神者昌，逆神者亡，这既是历史的教训，也是未来的路径。

**释经**

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（1节）。律例、典章、诫命，是经典用语，指代律法。“吩咐”一词则略微特殊，原文的mismeret只在申命记中出现过一次，在圣经其他地方既可以指耶和华对子民履行信仰责任的要求，又可以泛指耶和华的任何要求。

这或许显明在主里，没有什么上帝的要求不是信仰要求。

2-7节的听众，显然是以色列人中的“中生代”，具体来说就是出埃及时不到二十岁的那一两代人。他们的父辈死在旷野，儿孙生在旷野。摩西特别针对他们说话，就是如今40~60岁的这一代人说话，而不是对他们年富力强的儿女说话。

因为惟有这一代人，是“也知道、也看见”过上帝大能的作为的。下一代人，或许听说过，却肯定没见过，他们的知道，照着他们当知道的，多半还是不知道。

因为圣经的“知道”，绝不仅仅是指记忆力层面的“记得”，而是指耳闻目睹、亲自经历，感同身受。亚当与夏娃第一次“同房”，原文就是“知道”，这就显明，汉语中平淡无奇的“知道”一词，在希伯来文里是如此神圣庄重。正如一对夫妻的关系好坏，要从身心灵三方面来看的：水乳交融，无话不谈，同心敬拜，才能算是真的彼此“知道”。如果常年分居、话不投机、信仰不合，这三样占了一到三样，这夫妻关系也就危险了。

中生代以色列人的应该“知道”神，正像一位妻子应该“知道”丈夫。他们知道、见过、经历过。就像使徒说起基督，是他们知道、见过（甚至摸过）、经历过的。下一代人没有那种经历，上一代人的“知道”，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历史课上的枯燥记录。若没有持续的教导，没有圣灵的帮助，在罪的腐蚀之下，迟早就会忘记。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。

中生代所“知道”的神的作为，经文以“管教、威严、大能的手、伸出来的膀臂、神迹奇事”来概括，并且具体而言，是针对三个不同人群的作为：埃及法老及其奴仆，旷野的以色列人，可拉（虽然此处没有提到可拉）一党。

对埃及一帮，上帝的作为表现为神迹奇事，就是十灾和红海，结果是埃及势力被“灭绝直到今日（4节）”，意思是元气大伤，从此一蹶不振，从出埃及记到士师记，鲜见有埃及军兵侵扰以色列人的记载。



对旷野一代，上帝的作为表现为伸出来的膀臂和管教，就是慈爱和公义，所以一方面，有云柱火柱，吗哪以琳，恩典伴随；另一方面，百姓屡次悖逆，甚至公然崇拜金牛犊，招致惩罚，四十天的路漂流了四十年，而且当年20岁以上的人，全都倒毙旷野（除了迦勒约书亚）。

对可拉一党，上帝的作为表现为威严和大能的手，就是烈怒和审判，于是胆敢和和可拉、大坍、亚比兰一起拿着香炉挑战神所立的秩序的二百五十人，全都被活埋。不知如今“二百五”的文化含义最早的源头是不是这里。

**“中流砥柱”**

我们的文化里，称呼上文以色列中生代这个年龄段的人，大致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”这群人。如果考虑到今天的人寿命虽然更长，但成熟普遍较晚，所以或许应该对应从“三十而立到五十知天命”的这一两代。

以色列中生代与此相仿。考察圣经记载，服役年龄的下限是二十岁。利未人参与服侍的年龄下限是二十五岁。能够任职并在会幕里办事的年龄下限是三十岁，这也是耶稣出来传道的年纪。而这个黄金服侍期，也就是二十年，就是民数记多次提到的“三十岁到五十岁”。

在任何社会，这个中生代，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，中流砥柱。1-7节摩西的这番话，这堂极简历史课，特别强调是讲给他们听的，目的就是要他们发挥自己承上启下的作用，铭记上一代的惨痛教训，将信仰，就是那“知道”神的真知识，传递下去。

那么为什么是他们？这就不得不从他们的特殊成长背景说起。

这一代人，出埃及的时候，最大的十九岁，最小的则是婴儿。上一代人在埃及黑砖窑当奴隶的经历，多数人或者是没有，或者有也没几年时间。他们真正形成价值观的黄金年龄，是在旷野，特别是进入旷野头一两年，大事小情不断的那段时间。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我们受教育的那个年龄段。他们的父辈则完全是在埃及的黑暗败坏文化中长大的，无可救药，只有倒掉。而而作为“出二代”的这一群，一方面受埃及荼毒相对来说比较少，另一方面迦南的诱惑与危害暂时离他们也还比较远。所以，对比上一代和下一代，他们反倒可能是信仰最真实、最坚定、最单纯的一代人。他们的儿女辈，就是在旷野出生的一两代，可能信仰和他们一样单纯，并且显然更加年富力强，但还是少了一些信仰的真实经历。大多数年轻人没有见过红海边上的云柱与火柱，没有见过西奈山上的风云与烟火，没有见过漫天鹌鹑和基博罗哈他瓦（贪欲之人的坟墓）。

比较一下的话，某种意义上，以色列中生代与我们常说的“七零后到九零后”的不无相似之处。

这一代人不是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，而是共二代或者国二代。往前说，他们没有经历历次运动，没有被直接荼毒；往后说，下一代的物质丰富和精神多元，也发生在他们成年之后。他们的关键成长期，有一点儿像旷野头几年，就是比较清新的八九十年代。

所以这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么僵化，也不像下一代那么多样。他们成长期的精神资源高度一致，以致于大家怀起旧来都相当整齐划一，无非就是言情武侠，电子游戏，从邓丽君到周杰伦的流行音乐，以及两周一成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。



然后，不可描述那年的不可描述之交事件，又成为这一代人的分水岭，从此有的破碎，有的破灭。但最正面的意义就是：“枪声一响，福音就进了城”。后蚊格时代基督教信仰的第二波复兴也从那之后正式开始。

这一代人深受“电视文化”影响。因为他们的上一代用收音机，下一代用手机。所以他们有着高度相似的时代特色：英语一般来说不太好（普遍没有下一代好，其中有好的，但多半也好不过上一代上过民国教会学校的那些精英）；都有一种淳朴甚至萌萌的爱国情怀；青少年时期，具体来说就是初中开了历史课之后，都曾兴奋地比较过究竟汉唐宋明哪一个最大最强，以及元朝清朝算不算是中国。这一代人普遍来说也还比较勤恳，就是所谓的七零后既上班又加班，八零后上班但不加班，九零后不上班。



所以（这里确有某种因果关系），他们普遍爱钱，又常常为钱不好意思。爱面子，但积攒多年的面子为了一些缘故也可以一下子不要。热衷时事，但又怕事。幻想很主动，行动很被动。忘性大，血性小。惹不出大祸，立不了大功。

他们总是这样左右为难，不进不退，不左不右，不温不火，不清不楚，什么都不，唯独不是“不惑”。

就是说，现在四十±十岁的这群人，本该是“不惑”之年，实际上却是最为困惑、迷惑而且总陷入诱惑的一代。你说Ta爱挡爱国吧，Ta不像上一代红卫兵爱得那么咬牙切齿理直气壮，又不像下一代小粉红爱得那么天真无邪蠢萌粗粝。你说Ta热爱生活吧，Ta现在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像上一代那样带着十几条纱巾到处上树拍照唱红歌，又不能像下一代说走就走爱咋咋地。然后TA未富先老未老先衰，保温杯里的枸杞再多也挡不住中年危机的提前到来。

木心说一个词，“哀乐中年”，就是说中年人的悲喜格外深切。网友说“中年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的”似乎更加贴切，更加细思恐极。论语说的“知者不惑、仁者不忧、勇者不惧”，这一代人基本不占。不惑是谈不到了，不忧不惧更谈不到。事实上让资产阶级忧惧的国际局势国内形势，他一样忧惧；让无产阶级忧惧的医保社保食品教育，他还是忧惧。完了审视一下自身，又根本不是什么中产阶级。

甚至信基督也没能真正改变他的忧惧与迷惑。如果说“知者不惑”，那么他照着他所当知道的，仍是不知道。本该到了做师傅的年纪，却还需要人常常将基督信仰入门的小学功夫教给他，只能喝灵奶。因为他总想保持一个自以为的中立和超脱，结果两头不靠岸。比如他老想以上帝为父，以祖国为母，结果发现他强行凑到一起的这对父母彼此不对付，这个强势母亲总想霸凌父亲，哪有这个父亲的记号和儿女都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

所以本该成为中流砥柱的这不惑一代，却在忧惧迷惑中，常常成为同时需要上一代拽着、下一代挺着的不中一代。

**中年危机**

这种忧惧迷惑，进退两难，深切哀乐，无声崩塌，或许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。但中年危机可并非七零后到九零后这一代人的专利。

前一阵分享工作观，我发现最关心这个话题的就是这一代人。因为他们大多都进入了抉择期、瓶颈期、危机时刻、梦醒时分。

搞学术，二三十年无专著，陷入焦虑，锄地吧，无力，要饭吧，怕羞。在官场，上不去，下不来，厌恶体制，又离不开体制，很斯德哥尔摩，很赫尔辛基默斯肯。在职场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阿里巴巴的张勇和海底捞的张勇，或者在明确知道自己不适合搞学术更不适合做官之后，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全职呼召。

其实今天的经文，这堂极简历史课里，也提到了三种人的中年危机。

**第一种就是埃及法老。**这个大一统爱好者，眼里揉不进沙子，没法放任歌珊的犹太人真自治。他自认雄才大略，其实大略是个熊才，所以反复无常，色厉内荏，对要求宗教自由的摩西和以色列人轻蔑苦待苦待，大难临头之际又秒怂求饶，但灾难稍微平复就马上反悔心硬。

在当时的地中海沿岸，也就是世界中心，他和他的埃及本已雄霸天下，无人争锋，却对一个与世无争的信仰团体穷追不舍，最终身败名裂，“被灭绝直到今日”，民族复兴遥遥无期。

法老的中年危机，就是想要建功立业，一统天下。帝国版图，一点儿都不能缺少，一块儿都不能变色。所以他厌恶这帮不安分的以色列民工，一方面搞出埃及版计生政策，留女不留男，逼迫从娃娃抓起。另一方面，计生还搞不定，就用996或者007困住你，用搬砖大业累死你，免得你们闲的没事就图谋作乱。

法老和他的拥趸，大抵都是“暴力美学”的拥护者。这不是说他们喜爱吴宇森和小马哥，喜欢教堂门口放鸽子，而是说他们对那种傻大黑粗的屡屡呱呱有一种病态爱好，是药不能停的深度强迫症患者。墨索里尼之流传承的无非就是法老美学和神学，所以他才说“FXS主义首先来说就是一种美”。他们骨子里携带的宁录基因使得他们热爱大一统，厌恶多样性，热爱集中，厌恶分散。于是在上就搞开幕式和正步走，在下就跳广场舞和社会摇，然后就有恃无恐地向社会和世界宣布：我就是喜欢这种明明不好看但你们还得看还不敢惹我的感觉。



这样的人就在这种齐齐整整中找到了自以为的归属感和价值感，因此分外厌恶任何和他们不一样的事与人。他们就像劲头十足的退休老干部和朝阳区大妈，自带干粮，巡行遍地，见到神的教会就举报。

所以，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，恰恰就是犯了法老们的忌讳。他所做的一切，都在刺激埃及人的重度强迫症：埃及全地牛羊都长疮，偏偏歌珊地的牛羊就不长。就这么不对称，不整齐，将法老活活逼疯，抓狂之下对一切上帝的记号和儿女都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那么对于法老一系而言，惟有十全十美的十个灾难和毫无温差起伏的冰冷海水，才是崇尚暴力美学的他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。最终他们就从上到下，连车带马，全都死在了红海中，一家人就是要这么齐齐整整。

**第二种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特别是“出一代”。**他们同样深受埃及思想荼毒，法老一会儿画龙一会儿画彩虹，他都离开埃及了，却还是身不由己手舞足蹈跟着画。他们都是埃及的离岸爱国者，身在旷野地，心怀尼罗河，举头望云柱，低头铸金牛。所以上帝降下的十灾他们虽然躲了过去，但在旷野里他们居然想反向给上帝来个十灾（民 14:22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，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），结果全体被判有期徒刑四十年，直到倒毙旷野为之。这是审判，但这同时又是上帝对下一代人的恩典，是一种属灵上的卫生防疫措施，类似隔离传染源和烧掉瘟猪。

“出一代”的中年危机，比较像我之前所说的这边的忧惧迷惑一代。埃及回不去，迦南进不了，总想和谐，自身反被和谐，好像自以为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后就强行整合，结果把自己搞成了标本。

**第三种是可拉一党。**他们熟悉新颁布的律法，也亲历了出埃及的一切事情，同时作为支派领袖，不可能不了解摩西地位确立的经过，不可能不了解亚伦职分设立的因由。但他们却因着自身的罪性，具体来说就是嫉妒，不能服从神所设立的秩序，终于公开叛逆。最后可拉和他的二百五一党，陷入了罪中和地中，永远沉沦。

**地狱天堂**

法老系、出一代、二百五，这三种灭亡的人，可以代表灭亡之人的三种类型。其实三种说起来还是一种，就是不信，只不过法老系口里心里都不信，出一代口里信心里不信，二百五口里信心里也以为自己信，但身体和灵魂都很诚实，最终清楚地确认了自己实际上的不信。

摩西对出二代以色列人强调这三种人，用意正是在于：祝福和咒诅就摆在你们和你们下一代的面前，你们自己要抉择，是要像那三种人一样灭亡，还是要敬畏上帝，因信得生。愿意信靠跟随的，还要将律法和救恩之道传递下去。

摩西对中生代的叮嘱，对万里之外、千年之后的我们这些中生代同样适用。要警惕法老一系的暴力美学，要警惕旷野初代的迷惑忧惧，要警惕可拉一党的嫉妒悖逆。不要选择他们的道路，因为他们只是死法不同，结局都在一处。

我们的使命，正是申命记前十一章的核心嘱托：认识神，“知道”神，不再迷惑，并且将我们真知道的，活出来、传下去。祸与福就摆在眼前，地狱和天堂，是那样真实。

福音关注今世，更关注永生，因此有永生的人对今世之事的关注才真的有意义，而只关注今世却忽略永生的，最终两样都要失去。

因着罪的缘故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，无论死在红海，死在旷野，死在坑里，死后都要面对审判，并在审判之后，进入永火。而在主基督的日子，就是祂回来迎娶新妇教会（而不是任何祖国）的那日，信祂的就会复活得生，进入天国。

愿我们在面对摆在眼前的这生死祸福之抉择的时候，不再迷惑。愿我们都能背起我们的担子，负起我们的责任，就是将福音活出来、传下去。愿我们和我们的后裔都能清楚知道：

不信主，怎么死都一样；信了主，怎么死都一样！